



毛澤東的戰士

★ 電影小說 ★

• 杜 烽 • 汪 洋 •

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政治部編印

857.7
24 8-7-2



3 0538 6524 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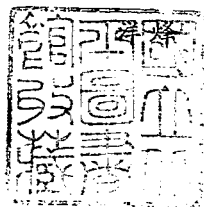
FOR A NEW PUBLISHED WORK OR NEW EDITION FURNISH THE TITLE, AUTHOR, PUBLISHER, AND DATE

— 1 —

毛澤東的戰士

(電影小說)

汪杜



引子

人民禍首蔣介石，指揮他的忠實走狗胡宗南，於一九四七年三月，搶佔了人民的革命聖地——延安。激憤了千萬人的心。解放區各個角落，掀起了『保衛黨中央』，『保衛毛主席』的巨浪，紛紛為人民事業建樹功勳。我人民解放軍更是空前振奮，從各個戰場展開了全面出擊。晉南我軍，在短短三個月的作戰中，殲滅了閻胡匪軍在晉南的主力，解放了廣大地區。殘留在晉南腹地最大也是最後的一個匪軍巢穴——運城，曾一度遭到攻擊。閻匪錫山，面對我軍強大攻勢，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，驚叫：『不計代價，保衛運城！』

我晉南野戰兵團，在毛主席天才的戰略指導下，由陳賡、謝富治兩將軍率領，南渡黃河天險，把戰爭推進到蔣管區。留在晉南的我軍，祇是一些裝備低劣，缺乏攻堅經驗的地方部隊。閻匪錫山，如遇死得救，忘情的狂叫：『光明降臨了，我們要轉守為攻，以城復省，澈底肅清境內殘匪！』但會幾何時，就是我們這些地方部隊，經過了兩次奮戰，克服了種種難以克服的困難，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，把解放的大旗，插在了運城城頭，使晉南全境（除臨汾外）根絕了匪軍的蹤跡。

104024

下面記載的這一段英雄史蹟，就是我軍最後一次攻克運城的保證。

(一)

運城的上空，飄浮着灰色的煙霧。一羣羣地烏鴉盤旋在天空。

城牆上滿是砲彈創痕。砲火轟開的幾處缺口，已被沙包堵塞起來。匪軍尚在驅使着老年的民伕們修補着。

登城的雲梯，折斷在城下外壕的泥水裏，勇士們的屍體爬在上面，做着向上攀登的姿勢。外壕的邊沿上倒臥着兩具烈士屍體，一個背負着另一個。顯見，這是爲搶救同志而犧牲的。

距城不到五十米，就是我軍陣地。錯綜交織的壕溝，猶如無數繩索，緊緊地纏繞在運城的四週。壕溝上面，以門板浮土蓋頂，條條相通。戰士們都給它起了名字：『運城大街』，『前進路』，『勝利胡同』……拾送傷員的，運送彈藥的，傳送命令文件的，人來人往，甚是熱鬧，猶如市街一般。

壕溝兩邊牆上，滿是挖下的窖洞，門口上寫着：『戰士臥室』，『臨時醫院』，『營指揮所』，『連指揮所』，『團指揮部』等字樣。

※

※

※

守城的匪軍，三三兩兩無精打彩地散坐在城頭上：有的扶着槍打盹，有的靠着壕口睡覺，有的在苦悶愁悶地嘆息着，有的有一句沒一句地閒扯着。有一個匪軍唸葬經一樣的哼着京戲：

『楊延輝，坐宮院，自思自嘆！想起了當年事，好不慘然。我好比籠中鳥，有翅難展，我好比虎離山，受了孤單，我好比……』

另一匪接唱了下旬：

『……甕中甕，眼看完蛋，送了命，有誰人把咱可憐。』

『奶奶的！儘說些個不吉利話！』一老兵接上了話。

『這是老實話，四面叫人家圍了個風雨不透，頓頓吃不飽，想跑跑不了……』

『誰說吃不飽！整天蹲在三丈多高的城頭上，吃不飽，西北風還喝不飽呀！』

『唉！沒有盼頭啦，槍砲打不死，餓也就餓死啦。』

『唉！咱死啦可是爲了個啥！』

『奶奶的！這都不明白；當兵就是爲了升官發財。』

『升官發財！去掉升字和發字，就剩下官財（棺材）啦，等着咱鑽哪。』

『整天這麼提心吊胆，半死不活的困着，倒不如痛痛快快打進來，是死是活，聽天由命啦。』

『唉！沒有指望啦！等着死吧！』衆匪兵垂頭喪氣地嘆息着。

匪連長狗熊一樣的爬來了。盛氣凌人地質問衆匪兵：

『你們這些玩意又在嘀咕什麼？』

『奶奶的！他們老担心八路要打進來。』老兵向匪排長討好的說。

『當兵的只管打仗，不准胡思亂想。告訴你們，八路軍就有兩門破山砲，沒有足夠的砲火，想打下運城比登天還難。這是他們第三次攻打啦。頭一次，是他們有名的大將陳賡指揮，率領着清一色的老牌八路，全是野戰軍，都叫咱們打退啦。第二次就換成這一羣土八路啦；儘是些民兵游擊隊，槍都不會放，怕個吊！』匪連長神氣十足地訓斥着衆匪兵。

『奶奶的！這第三次攻打，連着攻了兩次，咱們還是在城上，他還是在城下，傻瞪眼，沒有着。』

『老八路都沒有打下來，爲什叫土八路打哪？』

『你沒聽長官說，老八路叫咱們趕到黃河南啦。』

『老八路咱們都能把他趕跑，爲什麼不把土八路也趕到黃河南呢？』

『把土八路趕到黃河南，誰還來打咱們運城唉！』

『咱們的援兵又前進了三十里！』聲音由遠而近傳來。

『奶奶的！援兵一到，管叫他一個也跑不了。』

『哼！援兵到不了，人家就進咧城啦。』一匪兵低聲自語，被匪連長聽見了，揚手就是兩耳光，叫罵道：

『放你媽的狗臭屁！不准胡思亂想。』

『奶奶的！排長，我看八路要撤退啦。』

『說不定正在打行李哪，我給你們看看。』匪連長剛把腦袋出現在壕口之間，一顆槍彈飛來，打落了他的帽子，急忙縮回。

『好厲害槍法，百發百中！』

『是不是正打行李哪？』衆匪兵問匪連長。

『放你媽的狗臭屁！不准胡思亂說。』

幾個匪兵手持明晃晃的刺刀，押着一羣哭哭啼啼的婦女走上城頭。

『你們這些臭娘兒們，就知道啼哭，趕快把眼淚擦乾，向八路軍喊話！』匪連長向衆婦女要威風。衆婦女無可奈何向我軍陣地喊叫起來。

『八路軍弟兄們！國軍的救兵就到啦！』

『趕快投降吧！到這邊吃大米白麵！』匪連長在一邊教導。

『趕快投降吧！到這邊吃……大米……白麵！』

『大米白麵！黑豆還不管飽哪。』衆匪兵低聲議論着。

『過來吧！我給你們結婚，睡覺！』匪連長教導着。

衆婦女相互望了一眼，低下了頭，誰也不喊。匪連長持槍在手，威嚇着。

『不喊我就開槍啦！』

一婦女挺身而出，兩眼冒火，死命地盯了匪連長少頃，轉身向我軍陣地高喊：

『八路軍弟兄們！快來吧！我們盼你們盼的兩眼快瞎啦！』

『什麼！』匪連長和衆匪兵不解，驚奇地望着她。

『他們搶光了我們的糧食，抓光了我們的男人，又逼着我們幹這低三下四的事，我們再也沒法活下去啦，趕快來救救我們吧……』

匪連長勃然大怒，扭住該婦女雙臂推下了城頭，回頭向衆婦女：

『看見沒有！這就是你們的榜樣！』

※

※

※

我軍前沿陣地裏。勇士們緊握着手中槍，從槍眼裏注視着城頭。

一聲尖厲的女人慘叫，從城下傳來，勇士們憤激地向城頭放了一槍。

『好他媽的毒狠哪！』

城頭上婦女的叫喊聲傳來了，這是人民的哭訴呵！

『八路軍弟兄們！趕快過來吧！過來……我給你們……結……婚。』

勇士們憤激地高聲喊道：

『親愛的鄉親們！放心吧，伸冤報仇的日子馬上就到啦！』

『老張，趕快用電話傳到後邊，把敵人這種慘無人道的罪行告訴同志們。』

一戰士拿起身邊一個炮彈壳，底火處鑽有一洞，穿着線，這就是勇士們所說的電話。

※

※

※

戰士們的臥室裏。

牆壁上貼滿了紅綠標語：『解放運城老百姓！』『爭取登城頭一功！』『不怕困難比天大，任務一定要完成！』等等。

每個臥室裏，人們都在忙着接電話。

這是第一班的臥室。郭海水在寫家信；小鬼車元路在寫請求書，郭現章依在牆上出神；班長崔王福拿着炮彈壳和手榴彈導火綫做成的胡琴在拉唱着：

『太陽出來滿天紅，人民解放軍打運城；強攻了兩次沒拿下，氣壞了攻城的衆英雄。

難過生氣沒有用，打仗不能動感情；只有趕快想辦法，想條妙計好登城。

『繳大炮，捉司令，搭救百姓出火坑。同志……』

『班長，你歇會好不好！』郭海水甚是煩躁地喊叫了一聲。

『我並不想唱，打算給你們解解心裏頭那股子悶氣。』

電話傳來了，班長急忙拿起炮彈壳的聽筒：

『喂！運城前線咋？我是七〇四。什麼事？說吧！……』電話裏的每一句話，像鋼針一樣刺在他的心頭。『又是一筆血債！』悲憤地扔下了電話，轉向大家：『同志們！敵人逼迫着老百姓的婦

女向我們喊話，一個婦女英勇的站在城頭上高聲喊着：他們的糧食被搶光啦，男人被抓光啦，再也活不下去啦！叫咱們趕快去搭救他們。野獸們生氣啦，把她推下了城牆，活活就摔死啦！」

憤怒的火燃燒在勇士們的胸膛，沉痛地寂靜！最後爆發了。

『難道這些王八旦真就沒有一點人性啦！』

突然郭現章放聲痛哭。大家甚爲驚奇，齊聲問道：

『郭現章，你怎麼啦？』

『我再也見不到我老娘啦！』

『放心吧！你母親那麼大年紀啦，敵人不會把他怎麼樣。老人家一定還很健壯的活着，等着咱們打進去過翻身日子哪。』班長安慰地勸解着。

『你們不知道，咱們第二回圍攻連城的時候，我家就叫狗雜種們鬧了個家破人亡；房子拆咧，修啦工事，糧食搶走，壞咧他們的狗肚，抓我當啦兵，替他們賣命。我爹說，還叫老百姓活不！他們說是「勾通奸匪」，「反抗國軍」，就用亂棍把他老人家打死啦……我娘氣瘋啦，罵他們……是強盜，是禽獸！同志們！你們再也不會想到哇！他們割掉了我娘舌頭，扎瞎啦我娘雙眼……我一家……哭不成聲。』

悲痛像是千斤石壓在勇士們的胸上，眼淚滾滾而下。

班長拾起胳膊，使勁地擦去淚水，異常激憤地說：

『啼哭沒有用！國民黨統治下的老百姓，都是這樣過着日子！把仇恨記在心裏，劍子手就在我們眼前，血債叫他血來還！』

『頂天立地的男子漢，我們不能眼睜着這羣王八旦逞兇霸道！』郭海水驟着脚直着嗓子吼叫。

『郭現章，傷心流淚要不了敵人的命，要用我們手裏槍桿，腰裏的手榴彈！』班長堅定而有力地說。

『班長，這是我第三封請求書。不讓參加突擊隊，說到天上也不行。』小鬼把請求書交給班長堅決地說。

『這是我剛寫好的家信。我給家裏人宣了誓：打不下運城，決不活着見他們！』郭海水拿着剛寫好的家信，異常激動的說。

郭現章突然跪倒地上，激動的叫道：

『老天在上，我要報不了這仇，我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！』站起。『班長，這一回總攻，那一個連担任突擊隊，我到那個連去。』

『班長！咱們大夥站上隊，向團首長要求，馬上發動第三次總攻！』郭海水急躁而懇切的說。

『同志！打仗不能光憑着一股子勇氣，一定要想出辦法來。這一次再採用搭梯子登城的辦法，恐怕還是難以成功。』班長鎮靜下來，勸說誘導大家。

『難以成功！我就不服這股勁；把突擊隊任務交給咱們連，保證五分鐘登城，一個鐘頭解決戰鬥。』郭海水不服的嚷叫着。

『不管用什麼辦法，只要快就行。』郭現章焦躁的說。

『主要是咱們兵力小，炮又少，要是再增加一個縱隊，五百門大炮，我敢保證，馬上解決問題。』小鬼天真地提出了個人意見。

『根據咱們現有條件，我的意見是採取坑道爆破，叫敵人坐坐咱們的土飛機。』班長說。

『從前沿到城下五十多米遠，沒有兩三天的時間挖不成功。再說，敵人一定會用反坑道破壞咱

們。等咱們打進運城，老百姓也就死的差不多啦。」郭現章提出反對意見。

『上級有的是辦法，咱們有的是勇敢；兩方面一結合，沒有打不勝的仗。』郭海水說。

一排長拿着一大捲請求書走進來了。

『排長，這是軍元路第三次的請求書。』班長交給排長。

『你們有些什麼意見，我馬上到團部開會。』排長向大家徵求意見。

『請求上級馬上開始第三次總攻！』郭海水搶着說。

『突擊隊的任務交給咱們連担任！』郭現章補充了一句。

『只要叫我參加突擊隊，什麼意見都沒有。』小鬼甚是倔強地說。

『這次總攻，我提議採取坑道爆破。』班長說。

『對！我馬上把你們這些意見傳達給團長。』排長匆匆下。

(二)

我軍團指揮所。

這是一個比較大的窑洞，牆上掛着運城街道詳圖，桌上滿是戰士們的請求書。

團長站在桌子後邊甚是激動地講着話，一營營長和第一連排以上幹部坐在那裏靜聽。

『……成千上萬的民工，不分晝間白日，爲我們運送彈藥，抬送傷員；晉南地區的黨政軍民都在眼巴巴地等待着運城解放；城裏的老百姓，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着趕快把他們救出火坑。現在我們用什麼話回答他們！』幾呼要高喊出來。點着一支煙，踱了幾步，鎮靜下來，繼續說：『運城是敵人控制晉南最大也是最後一個兵站基地，咱們是地方部隊，是解放軍的三等兵團，沒有攻堅經驗，打這樣

的城市這是頭一次。兵力小，炮火又少，這就是我們不能很快解放運城的原因，也是我們的困難。」連着吸了幾口煙，注視大家少頃，說：『現在我們的困難更增多啦：第一，炮彈打光啦，接濟不上。再採用炮轟缺口，搭梯子登城，完全沒有條件啦。第二，敵人的增援部隊有一個軍已經過了黃河，離這裏不到八十里路，咱們只有一個地方旅在阻擊着。據縱隊首長估計，阻擊時間不會長久。大家知道，上兩次沒有打下運城，就是因為沒有阻擊住援兵，現在這個情況又來啦。中央局打來了電報，叫我們堅持最後五分鐘，迅速地解放運城。同志們！困難是吓不倒我們的！縱隊黨委會決定，採用強行坑道，爆破缺口的手段。三個旅各指定一個團担任主攻，同時進行強行坑道作業。旅黨委會決定由咱們團担任主攻。國黨委會決定你們一營一連，挑選一個堅強的排，完成強行坑道任務。』

各排長不約而同地站起說：

『我們排接受這個任務！限幾天完成？』

『現在不能用天數計算時間，要用鐘頭計算。晚上三點鐘以前完成任務。』

大家楞住了。

營長看了看手上的錶說道：

『從前沿陣地到城根，最近的距離也不下五十米遠。現在是整四點，還有十一個鐘頭。挖五十多米達坑道，最快也需要兩天的時間。』

敵人的援軍不允許我們從前沿挖起，要跳進外壕，從城牆根挖起。城牆是三丈多厚，只要挖一丈五尺深就成功啦。』

衆人相互地望着，懷疑着這一措施。

營長站起說：

『外壕是順着城根挖下去的，跳進了外壕，敵人就在頭頂上，隨便扔下一顆手榴彈，就會碰到身上。我敢說，無論幹部、戰士，沒有一個怕死的。就怕難以完成任務。』

『是的！這是一個非常艱險困難的任務，也是一個極其偉大光榮的任務！一定會傷亡一些同志的。但是，只要動作快，跳進了外壕，很快的做好蔽彈坑，就不會再有多大危險。同時，我們火力嚴密的封鎖着城頭，敵人是不能露出腦袋的。』

團長坐在了橈子上，一口接一口抽着煙，不時地望一望面前默默無言的人們。遠遠傳來了一陣槍聲。

敵人的飛機慣例地降臨了，瘋狂地向我軍陣地上掃射着。

團長突然站起，使勁地把煙頭扔在地上。堅決而有力的說道：

『同志們！時間不允許我們再等待啦！任務再也沒有這樣緊急！』看了看錶。『現在是四點二十分。六點鐘以前，完成坑道作業的一切準備工作，天一黑，就出發。完成了任務，就可以順利的登上城去。完不成，就要遭到上兩次的結果。』

連長沒等團長話講完，就已站了起來：

『我們連保證完成這……』

一排長沒等連長話說完就開了口：

『團長：我親自帶領一些同志執行這個光榮的任務。』

二排長，三排長也都站立起來，堅決地說道：

『我們排願意接受這個光榮的任務。』

團長命令二、三排長坐下了。轉問一排長：

『你們排執行這樣一個重大的任務，有把握嗎？』

一排長毫不猶疑地說道：

『有！我們排共是二十八人。十四個黨員；十五個功臣。每一個人都寫了請求書，堅決要求參加突擊隊。肅清外圍的戰鬥中，連着完成了三次爆破任務。我和一班長，都是特等功臣，都是具有四年黨齡的老黨員，現在是我們爲黨爲人民犧牲的時候到啦！團長！請你放心大胆地把任務交給我們吧！我們知道爲什麼活着，更知道應該怎樣去死。』

團長緊緊地握住了一排長的雙手，注視了半天，激動地說：

『劉明生同志！你是毛澤東的好戰士！你是毛澤東的好黨員！我相信你！但是，我不是叫你帶着同志們去送死，我要你帶着同志們去完成任務，並且還要活着回來。』

『是！我抱着犧牲的決心去，我要活着完成任務回來！』

※

※

※

二米達多寬的戰壕裏，第一排全體同志整齊地坐在那裏，傾聽着排長的講話。連長來回地走動着，不時他停下來，望一望大家。

指導員站在一排長身邊，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險前每一個戰士。

一排長的聲音，越講越響亮有力。

『……我想大夥一定會這樣想：我們要從敵人的火力底下，通過五十米達的開闊地，穿過兩道鐵絲網，跳進外壕裏去做工；外壕緊貼着城根，裏邊滿是泥和水；敵人就站在我們頭頂上，敵人的手榴彈是不跟我們講客氣的。城牆上暗道裏的敵人，隨時會反撲出來，想法消滅我們。敵人的反坑道，也隨時會在我們頭頂上，腳底下，臉前邊出現。我們在底下呆一分鐘，就有一分鐘的危險；呆一秒鐘就

有一秒鐘的危險。但是，我們要在底下呆一宿才能完成任務。這是多麼艱險困難的任務呀！不錯！一點也不錯！雖說我們也想了不少對付的辦法，但是，犧牲、傷亡總是避免不了的。」

死一樣地沉靜！

太陽快要落山了。烏鴉叫喚着從頭上飛過。零星的槍聲不時傳來。

一排長擦了擦滿臉豆大的汗珠，注視了大家少頃，繼續說道：

『正因爲這是個非常艱險困難的任務，所以才顯的更光榮、更偉大。千千萬萬的人們，都在歐着我們！連城能不能打下來，就看我們能不能完成任務！我們是毛澤東的戰士，活着就是爲了給人民服務！這正是考驗我們的時候！我們要抱着犧牲的決心去，活着完成任務回來！』

一班長猛地跳了起來，站在隊前，振臂高呼：

『共產黨員們！我們爲黨爲人民立大功的時候到啦！』

『爲黨犧牲一切！』張友才舉起拳頭高喊一聲，和一班長站在了一起。

黨員們全都站了出來。

『我有決心向黨員看齊！』小鬼站進了黨員們的行列。

『我也是一個！』郭海水站出來了。

『還有我哪！』郭現章站出來了。

全排二十八個勇士，一個也不少，以一班長爲首整整齊齊地站成了一行。連長大受感動。揮動着拳頭，叫道：

『同志們！這就是我們人民解放軍百戰百勝的保證！』

指導員走到隊前說道：

『同志們！你們都不愧是毛澤東的戰士！但是，報奮勇的人太多啦，只要九個人就可以完成任務。我叫誰誰就站出來！』注視了大夥一會，喊道：『崔玉福！』

『有！』一班長勝利地望了大夥一眼，興奮地走出行列，站在隊伍的面前。

『張友才！』

『有！』站在一班長身邊。

『喬有亮！』

『有！』

『李小貴！』

『有！』

『指導員，別忘記我們非黨員。』郭海水甚不滿意地說了一句。

指導員笑了笑，喊道：

『郭海水！』

『有！看我的吧！』大叫一聲站了出來。

『常有功！』

『有！』

小鬼再也不能忍耐啦，大叫：

『指導員！等一等！』跑上去拉住了指導員一隻手。

『怎麼啦？』指導員莫名其妙地注視着他。

『是不是又打算不叫我去？』

指導員慈母一樣地撫摸着他的頭，安慰道：

『不是不叫你去，主要是你……』

『主要是我年紀小！是不是！』

『對啦！』指導員笑了。

『年紀小！年紀小！每一回都是這一個理由。』小鬼氣的快要流出淚了。

『你年紀是小啦！』連長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『這是你們對我抱的成見！在村裏報名參軍，村幹部說我年紀小，不叫來。跑到區上，區長還是說我年紀小，又不叫來。跑到縣上，縣長又是說我年紀小，還是不叫來。死攪活纏的到了咱們連，你們也說我年紀小，不夠戰士條件。上回打曲沃城，要求了兩次參加突擊隊，也還是年紀小的理由把我意見推翻啦。現在過了半年多啦，還說我年紀小。你們都長了半歲，難道我就沒長！』

衆人憋不住笑了。

『雖說你長了半歲，今年還是十七。年紀還是小。』

『金鋼鑽小，光釘大缸大甕。我年紀小，我心不小。毛主席叫咱們爲人民服務，爲什麼你們攔阻我？』

『誰說不叫你爲人民服務來！』連長笑了。

『就是你們。排長不是說：『活着就是爲了給人民服務！』我又沒有死，爲什麼你們不叫我去！』傷心地哭了起來。

『指導員，叫車元路去吧！』衆人給他要求。

『你們不相信我，看不起我，你們有理，咱們找營長評評去。』小鬼邊哭邊說。

郭現章衝到了指導員面前，懇切地哀求道：

『連長、指導員！相信我，叫我去吧！這是我報仇的好時機，你們萬不能阻攔我！』指導員和連長商量了一下，說道：

『車元路！郭現章！你們可以去。』

小鬼破啼爲笑，向指導員敬了一個禮。說道：

『多謝指導員的英明決定！』很快地站進行列。

『叫我去吧！』

『爲什麼不叫我去！那一點不夠條件！』

.....

戰士一擁而上，把連長和指導員包圍起來了。每一個都在訴說着個人的理由。百般勸說，也是枉然。

『命令！把隊伍站起來！』連長無奈下了命令。

衆人迅速地站成了原來隊形，安靜下來。

『執行這個任務，就是他們這八個人，由你們排長帶領着。其餘的人是預備隊。服從命令！』

衆人無可奈何地相互望了一眼。

『同志們！別着急！預備隊也是爲人民服務的工作！』小鬼勝利地向大夥笑着。

『你這小鬼呀！』

『同志們！現在是五點廿分，馬上準備出發！』連長看了看手錶，命令着大夥。大夥立時忙碌起來。搬出了鋼盔、鐵鍬、鐵鎬，爭搶着給出征的人們披掛起來。

『我這條新毛巾給你帶上吧！少出不了汗。』

『你這鞋沒有鞋帶可不行，換上我這一雙吧。』

『燈油、燈盞、洋火，可別忘記帶！』指導員一邊檢查，一邊提醒着大家。

『哈！這簡直成了大閨女上驕啦！』一班長一邊讓大家替自己披掛，一邊開着玩笑。

『帶這麼多手榴彈幹什麼？』

『嘿！敵人反撲出來，好請他會餐哪！』

炊事班長提着一籃子熱騰騰的白饅頭，氣喘吁吁地跑來了。

『正好！正好！聽說你們去挖坑道，我們炊事班就操點起來啦；緊忙忽，慢忙忽，忙忽出一籠屉雪白的饅頭。一揭鍋我就往這兒趕，緊趕、慢趕，趕了我一頭大汗，趕到這裏，正好沒有誤點。來！咱們是平分土地的政策，不分親朋厚友，每一個人三個。』邊說邊把饅頭給他們揣在懷裏。

『多謝老班長對我們的關心！』一班長半玩笑的振臂高呼。

『這叫什麼話！你們打仗，我們做飯，都是爲了一個目標：毛主席的話，「爲人民服務！」你謝我，我謝你，謝起來就沒有頭啦。對吧！指導員？』

衆人哈哈大笑。

『成一路橫隊，集合！』排長的口令是那樣響亮有力。

出征的勇士們迅速地站成了一行。

排長跑在連長面前敬了一個禮。

『報告！準備完畢！』

『把這個手錶帶上，要準確的掌握時間。現在是五點四十分。』連長把手錶替排長帶在手上。

『指導員！這是這一月份的黨費和統計表。』一班長交給了指導員。

『指導員！這封信替我寄回家去。要是萬一的話，你再給我添上一句：我們全家人都是光榮的！』郭海水掏出剛寫好的信，交給了指導員。

『指導員！我是個光棍，村裏分給五畝地，這是那紅契。要是有個意外，你替我寫封信，告訴我們村農會主任，把那地統統分給軍幹烈屬吧。』常有功從襯衣口袋裏掏出紅契遞給指導員。

『同志們！希望大家在這次戰鬥裏審查我，死也罷，活不罷，一定要承認我是共產黨員。』郭海水向衆人呼喊着。

團長拿着一條繩子，繩一端繫着一個鈴鐺。急匆匆地走在勇士們面前。

『同志們！情況更加緊急啦！敵人援兵前進了二十里。你們要馬上出發！這裏有一條繩子，拴着鈴鐺的這一頭，綁在咱們前沿陣地上；另一頭，你們拉到外壕去。拉一下繩子，鈴鐺就會響。拉一下，就是說你們已經順利的到達了目的地；拉兩下，就是說還須要人下去。聽清了吧？』

『聽清啦！』

團長把繩子交給了排長。和勇士們一一握手。

『同志們！出發吧！千千萬萬的人們都在看着你們哪！』

『團長！放心吧！完成任務回來見！』

排長響亮有力的聲音，喊了聲『立正！』向團長和同志們行了一個舉手禮，帶領着八位勇士，向出發地前進！

『同志們！勝利歸來見！』勇士們親熱而愉快地向戰友們告別。

衆人擁上前去，拉住他們的手，並肩前進。

雄壯而嘹亮的歌聲唱起來了！戰壕的兩邊擁滿了人羣，手裏拿着朵朵的紅花，當勇士們通過時，替他們插在胸前。

『祝你們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！』人們招着手歡呼着。

(三)

前沿陣地裏。

暮色蒼蒼。月光從雲隙裏透了出來，顯着那樣黯淡。敵我輕重機槍相對叫噓着。

團長、連長、指導員在戰壕裏囑咐着出征的勇士。同志們遠遠地張望着。

『個個躍進！第一組跟我來！』

一排長手提戰刀，第一個躍出工事，連絡的繩子，繫在皮帶上。喬友亮，一班長跟在後面。相互保持着五六尺的距離，在火網下前進着。

第一道鐵絲網。一排長高舉戰刀砍了下去。當再舉起的時候，一顆子彈打中他的左臂。像是沒有這會事一樣，一隻手掄動着戰刀，終於把鐵絲網砍斷了。急忙臥倒，用手巾紮住傷口，繼續前進。

第二道鐵絲網。戰刀高舉在頭頂，一排長倒下去了。

喬友亮撲在第一道鐵絲網上犧牲了。一班長抱起了他，摸了摸心口，又輕輕地放在地上。掏出一塊手巾，蓋在他的臉上，奔向前去。

戰刀躺在地上閃着銀光，一班長拾在手裏，迅速地砍斷了第二道鐵絲網。把排長抱在懷裏，解下了皮帶上的繩子。急忙揹在身上，跑回了陣地。

團長接過了排長，摟在懷裏，撫摸着他的心口。輕輕地叫喚道：

『劉明生！劉明生！』

『排長暈過去啦！喬友亮犧牲啦！』

『趕快送到包紮所！』團長命令着。

排長突然睜開了眼，望了望四周，恍惚地說道：

『我怎麼回來啦！任務完成啦！』

『你光榮的負傷啦！』

他摸了摸頭，看了看雙手，堅決地說道：

『不吃緊！』掙脫團長，站起來就走。

『你要到那兒去？』團長一把拉住他。

『執行任務去！』

『不行！趕快到後邊去休息！』

『活着就要完成任務！我沒有死，任務沒有完成，爲什麼叫我休息！』掙脫開團長的手，堅決走去。無奈頭重腳輕，身不由己，走了幾步，就要倒下去，連長急忙上前抱住他。安慰道：

『同志！現在你的任務就是休息！』

『排長！休息去吧！有我們哪！』戰士們關切地勸解着。

『任務是我親自要求的，完不成對得起誰！』他固執着自己的意見。

團長嚴厲而親切地說道：

『劉明生同志！你是黨員不？』

『是！』

『我是團委書記，黨決定你去休息！無條件服從黨的決定，是每一個黨員的義務！』

『我沒有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！』他難過地流出了眼淚。

『排長！我代理你的職務！記着你的話：活着就要完成任務！』一班長激動而堅定地握着排長手說着。

排長注視了一班長少傾，感動地說道：

『同志！你是我的好同志！有你我就放心啦。』解下了手上的錶，帶在一班長手上。『現在是整七點，三點鐘一定把任務完成！』說完，無力地倒在了連長懷裏。

『團長！敵人不發覺，不要用火力掩護。採取秘密接近。』一班長向團長建議。

『好！聯絡的繩子哪？』

『在第二道鐵絲網那兒，我會把它拉下去的。第二組，跟我來！』

一班長、郭海水、郭現章，相繼躍出工事。

（四）

外壕裏的水波，閃着銀光。四下裏靜悄悄的。遠村的犬吠聲，不時傳來。一班長、郭海水、郭現章，爬在外壕邊沿，他們在找尋着容易跳下去的地方。是誰不小心，把土塊碰進了外壕，水裏發出了響聲，驚動了城上的匪軍。

『聽：有動靜！』

匪兵伸出腦袋向下探望，從我軍陣地上飛來了槍彈，只聽見『哎呀！』一聲驚叫，腦袋立時縮了回去。接着手榴彈爆炸在外壕的岸上。一班長他們乘機滾進了外壕。

壕底的水，不到半尺深，淤泥甚厚。兩條腿陷在裏面，拔出了這一條，那一條陷的更深了。急的滿頭大汗。

『趕快綽倒！互相幫助！』

三個人臥在泥水裏，互相扒着陷住腿的淤泥。手榴彈爆炸在他們身邊。每個人都負了傷。

『趕快向城根爬！』班長命令着。

一顆手榴彈落在郭現章背上。班長急忙拾起，扔出去一丈多遠開了花。他們連滾帶爬地到了城根。靠近城牆的壕底很硬，沒有淤泥。

『郭海水到西邊挖，郭現章到東邊挖，先把薇彈坑做好！』

三人分散開了。緊張地工作了起來。

一陣激烈的爆炸後，一切歸於沉靜。

城頭上的談話聲：

『奶奶的！去跟閻王爺喝酒去啦！』

『放着活路他不走，入地無門自來投！』

『他們一定是來搬運死屍的。』

『運死屍！慢慢就把這運城運走啦。』

『奶奶的！運走運城，你也跑不了。』

匪兵繼續在有一句沒一句地閒扯着。

一班長從薇彈坑爬出來，貼着城根爬到郭現章那裏。壓着嗓子說道：

『我那裏非常好挖，你在這裏注意監視着敵人，別叫他從暗道摸上來。我這手榴彈給你留在這

兒。一有動靜，我倆就過來。」

一班長又把郭海水叫到自己的蔽彈坑。壓着嗓子說道：

『我在裏邊挖，你向外出土。』

『拉過鈴子沒有？』

『拉過啦！再拉它一下。』拿起繩子用力地拉了一下。

※

※

※

前沿陣地裏。衆人圍在鈴鐺的周圍，目不轉睛地注視着。但是，始終也不見鈴鐺動一下。

『這是怎麼搞的！』衆人焦急而擔心地說。

『剛才手榴彈響的那麼厲害，他們一定是……』

『第三組出發！』連長命令着。

小鬼拔腿就跑，指導員一把拉住了他。

『聽連長的指揮！』

『李小貴、常有功，跟我來！』張友才說完躍出了工事。

李小貴，常有功齊聲說道：

『看我們的！』迅速地躍出工事。

小鬼緊跟着也跳出去了，被團長拉住一條腿拖下來了。急的蹣跚腳道：

『爲什麼還不叫我去！』

『一會有更重要的任務給你。』

二班長走到團長跟前，交上了請求書，說道：

『這是我們班請求書；我們要求做第一預備隊！』

『好！趕快準備！』團長看了看手錶說。

『一切都準備好啦，專等着下命令啦！』二班長堅決地回答着。

(五)

外壕裏。

張友才、常有功、李小貴，已經變成了泥人。緊緊貼着城根爬在外壕裏。一班長他們就在西邊十多米遠處。手榴彈在他們兩組之間爆炸着。

李小貴的左胳膊，棉花露在外面，鮮血止不住的向外流着。他隨便地說了一聲：

『我這左胳膊不管用啦。』

『趕快用手巾包好，堅持！常有功，你從東邊找，我往西邊找。』張友才命令着。

李小貴在包紮傷口。張友才和常有功各奔西東。

郭現章過來了，在手榴彈爆炸聲中，喊道：

『誰！』

『張友才！』

郭現章到了張友才跟前。張友才撲上去使勁地抱住了他，激動地流出了眼淚。

『同志呀！你們還在呀！』

『一個也不少！就在西邊，正加油挖哪。』

『常有功到東邊找你們去啦。』

『我去叫他。』

李小貴過來了。

『怎麼！你路膀上帶花啦？』

『噫！抬不起來啦。』

『同志，咬咬牙！』說着把自己頭部的傷，又使勁綁了一下。

郭現章順着城根向東走去，一顆手榴彈爆炸在他身旁，不禁『哎呀』了一聲，倒下。右腿負了傷，再也站不起來了。解下包在頭部傷口的毛巾，包住了腿上的傷。咬着牙，忍着刺心的疼痛，爬向前進。

『常有功！常有功！』

常有功跑回來了。見是郭現章，興奮地問道：

『好呵！你們在那兒哪？』

『就在西邊，離這兒不過十多米遠。哎呀！』傷口疼痛難忍，不禁輕輕地叫了一聲。

『那兒掛花啦？』

『右腿上。不要緊。』

常有功二話不說，把他摺在身上，向西邊走去。

※

坑道已挖進去四尺多深了。

班長掄動着鎬頭，拚命地挖着。郭海水向外面運土。

『這土又鬆又軟，比吃餃子還得！』

『沒問題，爭取提前完成！』

※

※

『可以容下三個人啦，叫郭現章進來吧。』
郭海水腦袋伸出了坑道，見有人向這裏走來，急忙拿起手榴彈，拉出導火線，壓着嗓子喊了聲『誰！』

『張友才！』

張友才背着李小貴，常有功陪着郭現章走來了。

『沒問題啦！已經挖進去四尺多深啦，趕快再進來一個吧。』

『好呵！常有功，趕快挖藏彈坑，把他們倆安置起來。』轉問郭海水：『怎麼你們不拉鈴子？』

『誰說沒拉鈴，拉了好幾回啦。』

『那一邊鈴子動也沒動。再使勁拉下吧！』

郭海水連着用力地把繩子拉了七八下。

※

※

※

前沿陣地裏。

鈴鐺依然穩絲不動地吊在那裏。

『怎麼搞的！』衆人異常焦慮。

『難道又都……』連長異常難過而擔心地說。

『團長，我們出發吧！』二班長帶着全班的勇士們，雄糾糾地站在團長面前。

『等一等！』

團長拿起繫着鈴鐺的繩子拉了一下，繩子隨着他的縮了回來。連長又拿起用力地拉了兩下，繩子拉回了六七尺。

『繩子一定是斷啦！要不怎麼會這樣哪？』連長肯定地說。

『還不能這樣判斷！要是他們根本就沒有到達目的地，繩子也會是這樣的。』團長在思慮着。

『這個容易開明白；我去偵察一下。』小鬼說完轉身就走。

『別着急！等一等！』團長一把拉住他。

『還等什麼！難道打下運城才叫我去！』小鬼委曲而不滿地望了團長一眼。

『馬上就叫你去。你要順着繩子走。繩子到那裏，你跟到那裏。找到了繩子頭，弄清的情況，馬上回來報告。』

『沒有問題！』話還沒有說完，他已跑出去四五步了。突然返回，掏出口袋裏的自來水筆，走到司號員跟前說道：

『小王！我時常跟你吵嘴，很對不起你！把這鋼筆送給你，希望你努力學習！』一邊說，一邊就把鋼筆插在了司號員的口袋上。

『車元路……』司號員拉住他的雙手，感動地說不出話來。

小鬼甩脫司號員的雙手，轉身就跑。邊跑邊向大家招手。

『同志們！回頭見！』

『小鬼！處處小心！』衆人望着他的背影叫着。

『人民的小英雄呵！』團長感慨地讚嘆着。

※

※

※

夜色茫茫。只見小鬼抓着地上的連絡繩子，敏捷而迅速地在開闊地上向前爬進。到了第二道鐵絲網跟前，繩子到了盡頭。四下裏張望了許久，不見任何踪跡。自言自語地：

『這是怎麼回事！』他異常納悶地站立起來。忽見另一個繩頭掛在鐵絲網上，隨風搖動着。跳過鐵絲網，拿起拖在地上的繩子，用力地拉了拉，繩頭隨着鐵絲網的搖動而擺了幾擺。不禁笑了。

『啊！原來是這麼回事！』

他毫不遲疑地抓住了這半截繩子，爬到了外壕邊沿，豎起耳朵傾聽了一會，輕聲叫道：

『一班長！——張友才！』

『誰？』常有功在底下答了話。

聽出是常有功的聲音，高興地忘記了敵人就在頭頂上，大聲應道：

『是我！車元路！』

驚動了城頭上的匪軍。

『聽見沒有，又來啦！』

『在那兒哪？你向下看一看！』

『你不會看一看！就在這底下哪！』

小鬼感到不好，急中生智，掏出一顆手榴彈扔出身外廿多米遠，落在外壕的泥水裏。

城上聲音：

『奶奶的！你那耳朵長在屁股上啦！趕快過去，那一邊響哪！』

腳步聲跑向小鬼投出手榴彈的落水處。接着手榴彈集中在那裏爆炸着。

小鬼爬在壕邊沿，盡清地和底下人們談着話。

『大點聲說吧！敵人叫我指揮走啦。咱們的人都在吧？』

『一個也不少，全體到齊。』一班長從坑道口伸出腦袋和他談着話。

『你們沒有聽見鈴子響？』常有功問。

『鈴子不靈啦，已經變成鐵絲網啦。』

『你趕快回去報告團長，現在是整十點，已經挖進去五尺多深啦；帶來的油撒光啦，趕快給送油來！別的困難一點也沒有。』

『好呵！挖進去五尺多深啦！』爬起，旋風似地跑回去了。

『往回跑啦！趕快用機槍打！』城上匪軍喊叫着。

一陣猛烈地機槍掃射，槍彈如雨點一樣落在了小鬼脚下。

※

※

※

前沿陣地裏的人們在萬分焦急地等待着。不時從槍眼裏向外探望。

『這一陣機槍打的這樣兇，千萬別出了什麼意外！』團長異常擔心地自語着。

『怎麼還不見回來！』

小鬼跳進了工事，一路奔跑狂呼着：

『同志們！已經挖進去五尺多深啦！』

『呵！已經挖進去五尺多深啦！』人們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情不自禁地重複了一句。

『對嘍！已經挖進去五尺多深啦！』

多麼令人興奮的消息呀！戰壕裏立時爆發出熱烈歡呼聲：

『好呵！已經挖進去五尺多深啦！』

團長興奮異常，抱起小鬼，舉了兩舉。歡呼道：

『已經挖進去五尺多深啦！』急忙放下小鬼。『我馬上打電話告訴旅長。』忘記是在前沿陣地

裏。習慣地順手去抓電話機，碰在鈴鐺上，發出了叮鐺聲。他楞了一會，不禁笑了。

『赶快叫電話員把機子搬到這裏來！』

『二班長！赶快用你們的自造電話通知大夥！』指導員興奮地說着。

『通訊員！馬上通知宣教股長，連夜趕做一面紅旗！』

每一條戰壕裏，人們都在奔跑歡呼着：

『已經挖進去五尺多深啦！』

人們碰在一起，相互拉住雙手，跳躍着歡呼：

『已經挖進去五尺多深啦！』

每一個戰士臥室裏，自造電話都在歡呼着：

『已經挖進去五尺多深啦！』

※

※

※

指導員提着一個軍用水壺，替小鬼掛在身上。

『滿滿裝了一壺油，够他們用不清啦。』

團長放下了電話，興奮地對小鬼說道：

『旅長和縱隊司令員，聽到了這個消息，非常高興。說他們不愧是毛澤東的戰士，人民的英雄！是攻打運城的開路先鋒，給咱們全縱隊立了頭一功。明天進了運城就來看他們。希望他們加油挖，越快越好。現在是十點半，要爭取提前完成任務！』

『同志們正在給他們寫稿子，準備給他們賀功哪。』指導員興奮地說着。

『小鬼！這功勞也有你一份。團長說你是人民的小英雄！』連長撫摸着小鬼腦袋說着。

『不管大英雄，小英雄，完成任務都光榮！團長，我走吧？』

『趕快去吧！格外小心！』團長關切地說着。

小鬼旋風一樣跑走了。衆人興奮而愉快地目送着他跳出工事。

團長異常興奮而感慨地說道：

『同志們！困難在革命軍隊的面前是不會存在的！這就是我們不可戰勝的道理！』轉身繼續對連長、指導員說道：『十年內戰：堅持蘇區，兩萬五千里長征，爬雪山，過草地，跨過金沙江，橫渡大渡河，就是這樣渡過來的。八年的抗日戰爭，反清剿，反蠶食，反掃蕩，從幾萬人的游擊隊，打成了八百萬的正規軍，也是這樣渡過來的。只有共產黨毛澤東的軍隊，才能經得起這樣嚴重的考驗：』

指導員接着說道：

『一點也不錯！每當我在艱險困難面前猶豫不決的時候，想到黨和毛主席，馬上就堅定起來啦！信心和勇氣，感到格外的充足。』

『團長！我總是這樣想：什麼時候咱們能像蘇聯紅軍一樣；成千上萬的坦克，各種口徑的大砲，各種各樣的軍艦，成羣整隊的飛機；這一天到來的時候，我一定努力學習做一個現代化軍隊的指揮員。』一幅強大無敵的現代化兵團陣容，立時呈現在連長的腦海裏。

『這不是空想！現在咱們的野戰兵團不是已經收到不少的美國坦克大砲，蔣介石馬上就要替咱們這地方部隊好好的裝備一番啦。現代化的機械化兵團，馬上就要出現。』團長愉快而堅信地說。

（六）

匪軍營長室內。

牆上掛鐘指在十點半，鐘下邊是兩張所謂美人畫，當中夾着蔣匪介石的畫像，一張八仙桌擺在屋地當中，上面放有電話機。一枝白臘燭，洩着鬼火一樣的光亮，照着坐在桌旁椅上的匪軍營長，他，兩眼呆視，面部死板板地，沒有一點表情，活像一具僵屍。

『報告！』門外喊聲。

『嗯！』他動也不動，豬一樣地哼了一聲。

匪連長走進，脫帽鞠躬：

『報告營長，第二排排長帶到。』

『叫他進來！』聲音低沉可怕。

『押進來！』匪連長向門外兇暴地吼叫一聲。

匪排長被五花大綁，由兩個持槍的匪軍押上，抬眼望了一下匪營長，直亭亭地立正在那裏，靜候着不幸的到來。匪營長默然無語，兩眼直勾勾地盯着他，蹣着沉重的脚步走了過去，突然，揚起右手，左右開弓就是兩耳光。匪排長踉蹌了一下，幾乎摔倒，急忙又站立起來，動也不敢動。嘴裏流出了鮮血。

『你要跑到那裏去？』匪營長的聲音仍然是那樣低沉可怕。

『我……我……想跑回家去。』匪排長不敢正視，吞吞吐吐地回答着。

『胡說八道！見咧營長你還抵賴？』匪連長大聲的怒罵着。

『是不是去投八路？』匪營長問。

『報告，實在是冤枉！我跟八路……』

『冤枉！？拉出去！』匪營長聲音略微提高了些。

匪排長立時跪倒地上，幾乎要放聲哭出來：

『營長！您開恩，可憐可憐我吧！我死……』

匪營長向呆立在那裏的兩個匪兵說道：

『聽見沒有？拉出去，就地槍決！』

『營長！連長！冤枉，冤枉……！』匪排長哭叫着。兩個匪兵不由分說把他拖了下去。

匪營長轉向匪連長說道：

『要牢牢記住閻長官說的話：當一個指揮員，沒有同情，沒有憐憫；只有軍棍，只有槍殺！』

『是！我一貫是這樣執行的。』

電話鈴響，匪營長拿起耳機：

『喂！團長麼？……我蔣治民哪……什麼？發現八路挖坑道？……我們這裏還沒有發現。……是，一定注意。……啊！咱們的援軍離這裏還有三十里？……今天晚上下三點就可趕到！……對！隨

時準備出擊，一個也不能放走！你的錶現在是幾點？……十一點整。』——牆上掛鐘十一點報時——

扔下耳機，對了一下手錶，興奮若狂。『我們的援軍再有四個鐘頭就可以趕到！』

『好呵！再不當這窩中鱉，受這窩裏氣啦！』匪連長發瘋似地跳了起來。

『趕快回去準備！等援軍一到，兩路夾擊，要把八路全部消滅在城外。』

『是！』匪連長欲走又止。『報告營長！不能再撥給我們連一些人？』

『前天不是剛撥給你們二十個學生麼！』

『那些書獃子全是怕死鬼，槍一響槍栓都拉不開啦，怎麼能打仗哪。』

『沒有辦法！團長命令，有幾個人算幾個人，從城裏再也抓不到人啦。』

『糧食也快沒有啦。』

『自己找去！』

『老百姓也沒有啦。』

『沒有用的東西，想辦法！』匪營長生氣了。

一匪兵慌慌張張跑上。

『報告營長！我是聽音隊的，我們聽見城牆裏有響聲。』

『是不是八路在挖坑道？』匪連長有些驚惶。

『混蛋！什麼挖坑道？我們的援軍馬上就到，撤退他都來不及啦，還顧得上挖坑道？準是驢毛把你們的耳朵塞住啦！再去仔細聽聽，趕快來報告我。』

『是！』匪兵跑下。

『命令你親自帶上一個排，從暗道裏摸出去，如果真有八路在挖坑道，全部給我活捉回來；我要剝他們皮，抽他們筋，吃他們肉，喝他們血！』匪營長竭力鎮靜也難以淹住他內心裏的恐懼。

匪連長呆住了。

『怎麼！你要違抗命令！』

『是！不敢，馬上就去。』匪連長敬禮轉身而去。

『你來吧！來吧！來吧！』匪營長兇暴地對着空氣吼叫着，馬上又以手捫頭。

※

※

※

城裏的城牆脚下。一片淒慘荒涼景象！

靠近城牆的民房，皆被拆光，沒有用完的房樑門板、磚瓦木石散亂的堆在地上。女人的哭聲，不

時被風吹來，隱約可以聽見。

緊靠城根，倒扣着十多個大水缸，缸底中央鑽有一洞，匪兵們耳朵貼在上面，異常恐懼地傾聽着。

『糟糕！聲音越來越響啦！』一匪兵垂頭喪氣地倒在地上。

『唉！等着上天吧！』

『上天！入地吧！』

『人家挖的是坑道，炸藥一響，咱們還不飛上天？！』

『飛上天，還不要摔下來？終歸還是入地。』

一匪兵罵罵咧咧地走上。

『營長那鬼孫硬是不信，咬定說咱們聽錯啦。』

『聽錯啦！那是他心眼裏想的，鬼孫比誰都胆小。』

『哎！快來聽，怎麼嘆咚一聲！』

『啊！嘆咚一聲？！』

『準是塌啦！』

『好呵！這一下全得把他們砸死在裏邊。』衆匪兵驚喜地狂叫起來。

(七)

從坑道口進去，倒塌了四尺多深，人們被埋在裏邊。郭現章、李小貴忘記傷口的疼痛，拚命地向外扒土，搶救着同志。手榴彈爆炸在附近，他們像是不知道一樣。

班長從泥土裏鑽了出來，很快的抹去了臉上的泥土，堅決地說：

『趕快把他們刨出來！』

他們在緊張地扒着土，手榴彈在連續的爆炸着。突然城頭上有人喊道：

『不亂打手榴彈！』

『他們又搞什麼鬼呀？』郭現章自言自語說。

『不管他，趕快刨！』

手榴彈停止了爆炸，一切歸於沉靜。

匪軍一個班從他們的東邊摸上來了。踏在水裏，發出了響聲。

『有聲音！』

班長異常警覺地聽了少頃，順着城根迎着聲音走去。

匪軍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上來了。班長的手榴彈摔了過去，爲首兩個匪兵，應聲倒下。其餘的扭頭回竄。

匪連長帶着兩個班，迎住了回竄的匪軍，大罵：

『跑你奶奶個皮！衝上去』舉起手中槍：『誰他媽的回一下頭，我這槍子不認識他！』

衆匪兵無可奈何，叫喊着衝了上來。

城上的匪軍也在吶喊助威。

郭海水、張友才，常有功也趕來了。一排子手榴彈投了過去。

匪軍動搖了！匪連長舉槍擊倒一匪兵，叫道：

『向後就是死！向前就有賞！』

匪軍又衝上來了，離他們只有十多米遠。勇士們舉起最後一顆手榴彈，剛要投出去，又縮了回來。

左手拉住導火線，右手緊握着彈柄，靜等着和匪軍同歸於盡。

這是生死的關頭呀！小鬼出現在外壕的岸上。拿起三顆手榴彈，一齊拉斷了弦，投向敵人羣裏。大聲高喊：

『第一排向東邊迂迴！一個也不讓他跑掉！』

匪軍被這意外的襲擊吓破了胆，丟下了十幾具屍體，慌不擇路，狼狽回竄。不少匪兵陷進了淤泥，拔不出腿來。高呼救命。

城上匪軍爲了阻止勇士們的追擊，掩護伙伴們的撤退，手榴彈下雨一樣投了下來。陷在淤泥裏的匪兵，也就在他們的掩護下，平平安安地回了老家。

小鬼跳進了外壕。傷號郭現章，李小貴也趕來了。

『怎麼你們倆也來啦？』

『參加戰鬥！』

『用不着啦！戰鬥結束啦。』

這時，只聽見噹的一聲，四五根鐵軌落在他們的身邊。衆人急忙緊貼着城牆臥倒了。抬頭上看，那樣粗的一根房樑從頭頂上壓下來了。雙手抱頭，沒命地鑽進了泥水裏。只聽得噹噹一聲響，抬頭看時，房樑臥在他們面前的泥水裏。勇士們相互望了望，笑了。

城上聲音：

『這一傢伙全得叫他們變成肉餅！』

匪軍談笑着向東邊去了。

『趕快向坑道那邊爬！』班長壓着嗓子命令着：

小鬼發現了倒塌的坑道，大吃一驚。

『怎麼！塌啦！』

『塌了四尺多深。』

『還能挖吧？』

『任務還沒完成，我們都還活着，爲什麼不能挖！主要是挖的太靠下啦，水把土浸軟啦。只要再靠上一尺，就沒問題。』班長堅定不移地說。

小鬼把裝油的水壺遞給班長。

『旅首長和縱隊首長，說你們不愧是毛澤東的戰士，人民的英雄！明天進城以後，馬上就來看你們。同志們也都在準備給你們賀功哪！』

『班長，敵人要是再反撲出來怎麼辦？』郭現章担心地問。

『像剛才一樣，堅決把他打回去！』轉向小鬼：『車元路，你對團長說，叫二連多增加幾挺機槍，一定要把暗道封鎖住。再給弄一些手榴彈來。』轉向大家：『同志們！任務是我們自己請求的，我們向上級和同志們做了保證，他們在眼睜睜地瞅着咱們。現在困難、危險擺在我們面前，我們應該怎麼樣？』

『永遠遵守着排長的話，「活着就要完成任務」！』勇士們一個聲音響亮而堅決。

班長從衣服上撕下一塊布，咬破中指，在上面寫了八個血字：『活着就要完成任務！』交給小鬼說：

『把這個交給團長，這是排長的話，也是我們大家的決心！只要有一個人，一把鎗，一把鉞，一口氣，保證完成任務！』

勇士們在緊張地修理着倒塌的坑道。

『好，我走啦。』小鬼扭身而去。

※

※

※

一丈五尺多高的外壕岸牆，峭壁一樣直立在小鬼面前，怎麼能够爬上去呢？他順着城根向西走，發現一個比較傾斜的地方，用力地向上爬去，爬到五六尺高處，滾了下來，掉在水裏，發出了響聲。急忙滾到城根，向西爬去。

城上腳步聲向剛才小鬼爬的地方走來，接着手榴彈在那裏爆炸了。

登城的雲梯，折斷在泥水裏。小鬼得救了。急忙拖出雲梯，靠在岸牆上，登了上去。上到了盡頭，梯子短，岸牆還有四尺來高。他兩手按住岸邊沿，用盡平生氣力，向上一縱，岸邊的土扒掉了，頭朝下栽了下來。幸好一隻腳掛在梯子的格檔裏，順着梯子爬了下來。急得滿頭大汗，坐在泥水裏喘息着。忽見西邊岸牆邊沿，被炮彈打了很大一個缺口，急忙把梯子靠了上去，順利地登上岸，飛也似地跑向我軍陣地。

※

※

※

前沿陣地裏。

大夥在愉快地談笑着。準備着攻擊開始。

團長在打電話。

『呵！敵人援兵離這裏還有五十里？明天下午四點可能趕到？好嚟！正趕上給咱們送禮呀！哈哈！……別的旅的坑道都希望不大，就指望我們啦！不成問題，現在至少已經挖進去七八尺深啦。……坑道完成就開始總攻！好呵！』放下耳機，轉向連長：『趕快把炸藥運到這裏來！再派人去催一催，旗

子做好了馬上拿來。」

小鬼氣喘喘地站在了團長面前。

『團長！』

『怎麼樣！挖進去有一半啦吧？』

『團長……』小鬼不知道怎樣說是好。

『是不是敵人從暗道出來啦？』連長見小鬼神色不對，忙着問了一句。

『是！』

『難道他們會被……』

『坑道塌啦！』

『場啦！』

如晴天霹靂，衆人呆住了。

『怎麼辦哪！』大家像是問自己一樣。

『我們班長說不要緊，主要挖的太靠下啦。團長，這是他們的保證書。』

團長接過血書，展開在大家面前。

『活着就要完成任務！』大家異口同聲地唸了出來。

『班長叫通知二連多增加幾挺機槍，一定要封鎖住暗道。』

『跑步通知二連連長，暗道裏出來一個敵人，由他們負責！』

『團長：我下去看看吧！』連長欲走。

『等一等！』團長攔住了他。拿起了耳機。『喂，要三支隊！』

(八)

月亮高掛天空，躲在浮雲裏，一棵樹上吊着一個匪兵。聽着隊的匪兵像機器人一樣，耳朵貼在缸底上諦聽着。

匪營長也在聽着，突然叫罵道：

『怎麼他媽的又挖起來啦！』

匪連長帶着滿身是泥的十幾個匪兵，站在匪營長面前。

『報告營長：我們……』

匪營長望了一眼衆匪兵，兩眼直瞪瞪地盯住了匪連長。突然，揚手就是兩耳光。

『沒有用的東西！你給我活捉的八路哪？』

『報告營長：土八路很多，外壕沿上佈滿啦。要不是我們跑的快，一個也難以回來。』

匪營長壓着內心的怒火，注視了匪連長片刻，叫道：

『傳令兵，把那些傢具搬到這裏來！』

『是！』傳令兵跑下。

匪營長焦躁地踱着。少頃，幾個匪兵搬來一堆鐵鍬、鐵鎬。

『司令官命令！』匪營長站住腳，面向衆匪兵喊了一聲。

衆匪兵馬上立正。

『要順着聽到的聲音，進行反坑道。別處也都在挖，這裏由我們負責。挖的差不多的時候就下炸藥，要把他們一個不剩的砸死在裏邊。』

『要是人家先爆炸哪？』匪連長担心地反問了一句。

『胡說！你不會想法不叫他先爆炸？由你們連執行這個任務！』掏出幾塊現大洋，扔在手裏噹噹響。『成功以後，每人賞現大洋五百元。另外送一個大美人給你們做太太。』

『報告營長……』匪兵們相互望了一眼，爲難地說。

『看見沒有！』指着吊在樹上的匪兵。『違抗命令，他就是榜樣！完成了任務，現大洋，大美人就到手啦。就這兩條大道，隨你們走！』

『弟兄們！發財升官的機會到啦！人活一輩子還不是爲了吃喝玩樂！幹吧！』匪連長向匪兵們鼓動着。

匪兵們像被判了死刑一樣，立正着動也不動。匪營長掏出手槍，對空鳴了一槍。

『不願意去的，站出來！』

衆匪兵無可奈何地拿起鐵鍬洋鎬。懶洋洋地走去，像赴刑場一樣。

『現在是十二點整。三點鐘完不成，小心你們的腦袋！』

※

※

※

勇士們的坑道裏。

幾盞油燈閃着暗淡的光，照耀着陰暗的坑道，已經七尺多深啦。

班長光着膀子，身上無數傷痕，有的傷口尚在流着血，他像是沒有感覺到一樣，一鎬緊接着一鎬挖着。張友才、常有功、郭海水三人，爬在地上，用手把土扒在懷裏，再用腳蹬給下面的人，互相交替，把土送出洞外。

他們一邊緊張地工作，一邊輕鬆而愉快地談笑着。

『咱們誰也會說光榮，偉大，究竟什麼是光榮，什麼是偉大？』班長提出了問題。

『毛主席是偉大，毛主席是光榮！』郭海水搶着回答。

『這還用你說！聽我的：蔣介石害人精，誰打他誰偉大，誰打他誰光榮。』張友才說。

『這麼說你也是偉大，你也是光榮啦？我看還是班長說吧！』常有功說。

『我說不怕困難是偉大，完成任務是光榮！』

『這麼說咱們最偉大，咱們最光榮啦！』常有功高興地說。

『咱們才偉大光榮了一半，等到爆破一響，登上了城頭，整個的偉大光榮就屬於咱們啦。』

『沒問題！偉大光榮勝利，永遠屬於咱們的！』郭海水甚為樂觀地說。

大家被他逗笑了，工作更加緊張起來。

匪軍的坑道裏。

匪軍人多精力足，又無很多顧慮，進展甚速。已經挖進五尺多深了。

匪連長不時喊叫着：

『弟兄們！拚命挖呀！現大洋，大美人，在等着咱們哪！』

『哼！但願保住這條命不死就唸佛啦！』

『想活命只有拚命的挖，爭取先下手，要不叫人家先挖成，炸藥一響，咱們誰也別想活命。』

匪連長這幾句話，非常見效，匪兵們更加緊張起來。

※

※

※

勇士們的坑道裏。

張友才換了班長，努力地挖着。小鬼參加了運土工作。

了工作。

『車元路！把那條繩子弄來。量一量看，到底有多深啦！』班長對小鬼說。

小鬼鑽出了坑道，手榴彈爆炸在洞外。排擠進來的空氣，把燈全吹滅了，頓時陷於黑暗中，停止了工作。

郭海水割了半天洋火割不着。班長接過來割了半天還是割不着。

『洋火潮濕的一根也割不着啦！』

『這麼辦哪！』大家沒了主意。

匪軍坑道裏。

燈火明亮，匪兵們沒命地挖着，已經七尺多深了。

『弟兄們！現在是下一點，還有兩個鐘頭。』匪連長報告時刻。

勇士們的坑道裏。

仍然處於黑暗中。張友才在一根接一根地割着洋火，始終也割不着。

『聽！什麼聲音！』班長壓着嗓子驚叫起來。

衆人立時緊張起來，停止了呼吸，靜靜地傾聽着。

迎面傳來了『吭嗤！吭嗤』的聲音。隱約可聽到講話聲。

『敵人進行反抗道啦！』勇士們大驚失色，呆望着班長。

班長沉思少頃，高興地說道：

『不怕困難最偉大！有辦法。』掏出火鎗，打着了火，洋火對在火紙上着了。油燈又在閃着光。『

同志們！要用鐵鎚往下刮土，不讓它發出一點響聲。敵人聽不到我們聲音，他是沒有辦法的。』

『誰光榮，誰偉大，這就是那緊要關頭！』張友才鼓動大家。

『對，挖通了跟他拚手榴彈！』
勇士們又緊張的工作起來了。

匪軍的坑道裏。

『怎麼聽不見聲音啦！』匪兵們停止了工作，愣在那裏。

『人家一定是挖好啦，正在裝炸藥哪！』一匪兵胆戰心驚地說着。

『跑吧！難道咱們還在這兒等着送死呀！』

『混帳！動搖軍心，偽裝份子！拉出去！』匪連長暴怒地大罵着。

一匪兵被拉出去了，少頃洞外傳來一聲槍響。衆匪兵驚吓的呆若木鷄。

『趕快挖！現在是一點半，三點鐘交工領賞。』匪連長說完匆匆地走出去了。

『一點聲音也聽不見啦，衝着那兒挖！』

『聽天由命吧！挖到那兒算那兒。』

匪兵們又繼續挖了起來。

※

※

※

勇士們的坑道裏。

用繩子丈量完畢，已經一丈一尺深了。

『整整一丈一尺！馬上開始挖裝藥的池子。現在是一點五十分！還有一點零十分就到三點。保證

按時完成任務！』班長壓着嗓子向大家動員着。

勇士們緊張地工作着。

匪軍的坑道裏。

匪軍們拚命的挖着。

『弟兄們！整一丈一尺深，開始挖裝藥的池子。』一匪兵拿着丈量的器具喊着。

『幹吧！先下手爲強，後下手遭殃！』

勇士們的坑道。

藥池漸漸大了，勇士們一個個都脫光了膀子，背上，胸上，胳膊上，無數處傷痕的血跡，渾身汗如雨下，冒着熱騰騰的蒸氣。重傷員郭現章和李小貴，也參加了運土工作。

『同志們！努力呀！爭取時間，和敵人比賽，一定要先下手。』班長發出了號召。

匪軍的坑道裏。

匪軍們也都脫光了膀子，沒命地挖着。

勇士們的坑道裏。

勇士們已經精疲力盡了，但是，任何困難也磨滅不掉他們鋼鐵般的意志，他們正在以無比的堅忍向曬累，向傷口的疼痛，做着頑強的鬥爭，緊咬着下嘴唇，不時地用指頭搥一搥眉頭。

班長從褲子上撕下一塊布，使勁的紮緊了傷口。

『同志們，這是爭取光榮偉大的關頭呀！』

匪軍的坑道裏。

藥池眼看就要挖好，匪兵們高興而緊張地挖着，匪連長走了進來。兇暴地質問衆匪兵：

『現在是兩點半，還有半個鐘頭，交任務，還是交腦袋！』

『馬上就好，開始搬運炸藥吧。』

勇士們的坑道裏。

睏累實難支持，大家不知不覺睡過去了，但是，他們的雙手，還在下意識地工作着。

班長打了一個冷顫，突然驚醒。使勁地掐了掐眉頭，咬了一下中指，看了看手錶，輕輕地把大家喚醒了：

『同志們！現在是兩點半，還有半個鐘頭。使勁地咬住嘴唇，幹吧！這是成功失敗的關頭，同志們在等着我們的勝利，敵人在等着坐我們的土飛機，絕不能使他們失望！再鼓最後一把勁，使勁地咬住嘴唇幹吧！』

勇士們兩眼實難睜開，振作了一下，狠命地緊咬着嘴唇，繼續工作起來，鮮血順牙齒流了出來。

『車元路，趕快去對團長說，坑道馬上就好，趕快送炸藥來！一定要爭取先下手！』班長甚爲緊張地說。

小鬼迅速地爬出坑道。

※

※

※

開闊地上。

城上城下，輕重機槍對叫着。小鬼在火網下奔跑。

當小鬼跨過最後一道鐵絲網時，衣服被揭住了。拚命地掙扎也拉不下來。

匪軍坑道裏。

匪軍們在愉快而緊張地按裝着炸藥。

『快吧！也許人家也正在裝炸藥哪！』

開闊地上。

小鬼的衣服還掛在上面，拚命地用力拉扯。子彈如雨點一樣落在他的脚下。滿臉冒着豆大的汗

珠，最後，他拔出了刺刀，用力地把掛在鐵絲網上的衣服割掉了繼續前進。連長迎面跑過來了。

『現在整三點！怎麼樣啦？』

『趕快運炸藥，敵人反坑道也快完成了！』

小鬼指給了連長到達坑道的路線，二人背道前進。

匪軍坑道裏。

『怎麼樣？』一個手拿香火的匪兵問。

『馬上就好，少微等一下。』

『差不多就點吧！』

『快吧！叫人家先下手就完蛋啦。』

開闊地上。

小鬼在奔跑着，快要到了，一顆飛子打中了頭部，倒在地上。

前沿陣地裏。

團長看着手錶，焦急地說：

『現在是三點十分！怎麼還不見有人回來！』

小鬼血流滿面站在了團長面前。

『趕快運炸藥！敵人反坑道快要成功啦！』

說完倒在了地上，團長急忙把他抱在懷裏，衆人圍了上來。

『車元路！車元路！』

『趕快運炸藥！爭取先下手！』小鬼神魂不清地說着。
突然從城根傳來『噼隆』一聲響！衆人大驚失色。
『完啦！敵人的坑道爆破啦！』

（九）

勇士們像失去知覺一樣站在坑道口發呆。塵土、煙霧從坑道裏向外冒着。
『趕快進去看看！』班長命令着說。

勇士們鑽進坑道裏，點着燈，只見在藥池旁邊炸了不到三尺直徑的一個洞。

『同志們！敵人錯弄了方向，在我們坑道旁邊爆破咧，只炸了一個小洞，咱們要趕快把它堵起來。』班長甚是興奮地說。

『用什麼堵呀？』

連長鑽進了坑道。

『連長！怎麼辦哪？』

連長看了看被炸的洞，略微思索了一會。說道：

『用棉襖包上了土，趕快把它堵起來！』

勇士們按照連長所說的方法，緊張地工作起來。

『張友才！趕快叫他們運炸藥來！』

張友才急匆匆地走去。

前沿陣地裏。

張友才站在團長面前報告着：

『馬上就堵好啦！趕快送炸藥！』

開闊地上。

這是黎明前的黑暗——遍野雞啼。

城上輕重機槍狂叫着。我軍陣地上輕重機槍怒吼着。在開闊地上交織成一片火海。

勇士們抱着一捆捆的炸藥，在火海裏前進着。

一個倒下了，另一個從戰壕裏跳了出來。抱起死者手裏的炸藥衝上前去。

又一個倒下了，又一個從戰壕裏跳了出來。

……

勇士們的坑道裏。

炸開的洞口，已被堵塞起來。大家緊張地按裝炸藥。

『趕快通知敵人，叫他們準備上飛機。』班長興奮愉快地說。

※

※

※

前沿陣地裏。

突擊隊的勇士們，全副披掛，帶着鋼盔。端着衝鋒式，從槍眼裏注視着城頭，靜等着總攻的信號。

連長、郭現章、常有功、李小貴已回到了戰壕。被大家圍了個風雨不透。爭搶着替他們洗臉、換

衣服。

『怎麼樣？保險不？』團長關心地問着連長。

『沒問題！爆破一響就往上衝吧！』連長毫不遲疑地回答着。

『紅旗怎麼還沒有送來？趕快去催催！』團長興奮而着急地說着。

『我看看去！』指導員邊說邊就走了。

『一切都準備好啦，爆破一響就登城。你們趕快到後邊休息上藥！』團長異常關切地向勝利歸來的勇士們說着。

『我們要親眼看着爆破成功以後再休息！』

指導員用一根桿子挑着一面紅旗，上面是：『毛澤東的戰士！』六個白字。衆人見旗歡呼：

『紅旗來啦！毛澤東的戰士萬歲！』

這時，一班長雄糾糾地站在了團長面前：

『報告團長：我們都活着完成任務回來了！』

團長緊緊地握住了他的雙手，激動地眼淚都流了出來。

『好！好！人民永遠記着你們！光榮、偉大永遠屬於你們！』

※

※

※

城頭上。

匪軍營長連長押着一羣匪軍們瘋狂地喊叫：

『八路軍的弟兄們！我們的援軍到啦！』

『你們的坑道全叫我們破壞啦！』

『投降吧！沒處跑……』

匪營長連長裝出傲然的微笑。

震天動地的一聲巨響！

城頭上的一切飛在了空中！塵土、煙硝直冲雲端。城牆倒塌了半邊，給勇士們鋪好了衝鋒道路。衝鋒號遍野四起，勇士們潮水一樣湧向爆破口。

一班長高舉紅旗，衝上了城頭。

旭日東升，滿天紅，光明照耀着大地。

運城的城頭上『毛澤東的戰士』紅旗隨風飄揚。一班長剛毅不屈地屹立在紅旗下。

張友才、郭現章、郭海水、常有功、李小貴、車元路、一排長，整齊地爬在戰壕邊沿。映着初出的太陽，望着飄揚在城頭的紅旗，勝利地微笑着。

一九四九、八、一日於北京東城



DEC. 15 1949

直接地



57.7

48-7=2